

从“锅台灶台”到“砚台诗台”，元好问故里出了群“诗农”

本报记者王皓、赵阳、韩依格

“前半生锅台灶台，后半生灯台砚台。能登上诗台擂台，夺回了奖状牌牌。乐得俺桃腮杏腮，笑得俺头歪嘴歪。新生活精裁细裁，夕阳红重新彩排。哪还有阴霾雾霾？”

这首出自农民诗人宋高柱的散曲《【南越调·黑麻令】农妇吟》，获得了第七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，不仅让这位乡野农夫“名声大噪”，而且让他身边的一群农民散曲爱好者信心倍增。

散曲，是继唐诗、宋词后兴起的一种音乐文学，起源于民间，兴盛于元代。近年来，在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，出现了全国第一个农民散曲社，在田间地头重新捡拾起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。

“‘新生活精裁细裁，夕阳红重新彩排’就是我们每个社员的缩影和企盼。”原平市农民散曲社社长邢晨说。

“王老师”和“邢社长”：俺们的带头人

大家口中的“王老师”，名叫王文奎，1940年生于原平市王家庄乡永兴村，曾是一名乡村教师。2008年8月，退休后的王文奎经过数年筹划，创建了原平市农民散曲社（起初叫原平农民诗社），并担任顾问。2014年，王文奎因病逝世。

说起王文奎老师，散曲社的每个成员都有数不完的回忆。西街村农民宋高柱，只有初中文化，在结识王文奎之前，对于散曲几乎是“零基础”。

“我平时喜欢看看书，编些顺口溜，完全不懂散曲的平仄和格律。”宋高柱说，起初还没有智能手机，练手后就去找王老师批改，他每次都不厌其烦。

王文奎曾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山西黄河散曲社社员，自2001年退休，他创作的诗词歌赋有近百首获奖，发表在《诗刊》《诗词月刊》《长白山诗词》等刊物上。

为了让更多农民加入进来，王文奎提出“入会自愿，退会自由，不收会费”的原则，还自费创办小报，选登大家的作品，激励每位社员。

社员杨素华说，为了散曲社，王老师骑坏了一辆电动车。为此，她还写过一首诗：“夏伴道路烈日，冬随寒冷路见月。夜伴孤灯改诗篇，五年辛苦曙光出。”

作家皇甫琪在2012年拜访原平农民散曲社后写道，“每次诗赛、诗会，他都要对参赛作品进行修改。为此，常常加夜班、上早班，呕心沥血为农民诗人作‘嫁衣裳’，先后修改近4000首……”

和王文奎同村的邢晨，在担任社长前，也只有初中文化，并不懂散曲。受到王文奎感召，邢晨苦学基本知识，《全元曲》《当代散曲丛书》成了枕边书，笔记本密密麻麻写了十几本。



原平农民散曲社社员宋高柱在创作散曲（3月17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赵阳摄

邢晨说，王文奎老师去世后，他继续走村串组组织采风活动、诗歌比赛，带着小黑板为散曲爱好者辅导。他还通过微信群的方式，组织大家线上交流学习，并建立了公众号，收集社员的优秀作品，定期发布于《原平散曲微刊》。

2016年12月，中华诗词学会授予原平市“中华散曲之乡”称号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。时任山西诗词学会会长李雁红说，在原平，“夫妻比写曲、姊妹同登台、母女共吟咏、父子擂台赛”等新风尚蔚然成风。

如今，原平农民散曲社已遍布全市18个乡镇，成立了20多个分社，社员超过300人。“王老师和邢社长是俺们的带头人，没有他们的无私付出，就没有散曲社的今天。”最早一批入社的杨素华说。

“挠羊汉”宋高柱：文武都能“夺牌”

见到宋高柱前，邢晨就告诉记者，老宋是个很有感染力的“传奇人物”。

爽朗的笑声、魁梧的身材、沾满黄土的粗布衣，初次见到宋高柱，大概不会有人能猜到这是一位屡次拿奖的“诗人”。

2018年，他凭借《【南越调·黑麻令】农妇吟》获得第七届华夏诗词奖一等奖；次年，在陕西省潼关县“张养浩杯”全国散曲大赛中，他的作品《【南吕·一枝花】游潼关话古今》获得三等奖；去年疫情期间，宋高柱创作的《【南吕·一枝花】村官村医战疫情赞》又获得一项全国诗歌比赛的二等奖。

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农民散曲创

作者，年轻时竟然是家喻户晓的摔跤冠军，当地俗称“挠羊汉”。

挠羊赛，是山西忻（州）定（襄）原（平）地区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，每逢赶庙会、唱大戏，当地就会举办摔跤比赛。“挠”在当地方言中是“扛、举”的意思，选手能连续摔倒6个人，就是获胜者，奖品就是一只大绵羊。

“摔跤出了名，当时差点进了省里的摔跤队，成了运动员。”宋高柱笑着说，别人说他既是“武状元”，又是“文状元”。要他说，自己是“弃武从文”。

2008年，66岁的宋高柱在一次村里举办的文艺活动中，写了一首题为《黄昏恋》的小诗，正好被在场的王文奎看到，随后邀请他加入散曲社。

“我不懂散曲，就会写个顺口溜，这不行吧？”宋高柱有些疑惑。“散曲就是高级顺口溜，加上格律的要求，就是很好的作品，况且你的语言幽默，这能加分。”王文奎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。

从《唐诗三百首》《诗词曲赋通识》，到《元曲曲谱》《元曲三百首》，宋高柱卧室的书架里，塞满了各种学习资料。“慢慢地写作也有了感觉，还登上当地的报纸，后来《中华诗词》《当代散曲》等刊物就把我的稿子选上了，越写越有兴趣。”他说。

宋高柱种了几亩玉米，用他的话说，写诗和种地可以互补，“干活累了，就躺下想一想找找灵感，写得累了，就出来干活，出出汗。”

农忙时候，白天顾不上写作，晚上就钻到被窝里构思。他说，“有时候一句话、一个字，能熬一夜。古人说的‘吟

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’，估计就是这种感觉吧。”

宋高柱说，现在互联网、通讯工具发达了，全国各地“诗友”都成了微信里的好朋友，能随时随地交流学习。

在宋高柱所在的村子里，记者看到，许多村民的老房子都加固翻新，不少人还建了新房，公共厕所、运动场地、健身器材也一应俱全。

“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太大了，种地收割都是机械化。村里路面硬化了、管道整修了、自来水也通了，各种基础设施都挺完善。”宋高柱坦言，农民的物质生活好了，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搞诗歌创作，充实精神生活。

“学历最低”杨素华：年过六旬也要学拼音

【正宫·叨叨令】自嘲

前半生裁缝面塑没完俏，后半生咱才遇上阳光道。十多载勤学苦练研宫调，几年描山撰文偷偷笑。喜煞俺也么哥，乐煞俺也么哥，这就叫老猪拱进萝卜窖。

杨素华今年69岁，她说这首散曲就是“自画像”，没想到几时的“梦”如今竟成真。

谈起童年，杨素华有一肚子话想倾诉。幼时家穷，母亲要下地劳动挣工分，8岁的杨素华就负责照看1岁多的弟弟。当时她刚念到一年级，迫不得已辍学了。

她说，自己从小喜欢念书，是上等生，受老师喜欢。“最喜欢语文课，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文学家、诗人。”

突破自我，让他们实现了越来越多的“小确幸”。

在王帅的引导下，陈开灿喜欢上了历史评述。他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专栏《开灿说历史》，已更新了约200期。

2018年初，浙江省盲人和王帅合作设立“海燕广播电视台”，实现校内广播和喜马拉雅平台线上播出，并梯次培养“盲人好声音”。

“他们在互联网等领域摸索的每一小步，都是盲人有声语言拓展的一大步，给了很多类似境遇的人以激励。”王帅说，像影视剧配音、自媒体运营、有声书创作等，都可以提升他们的生存技能，让他们平等而非以弱势心态参与社会生活。

他们眼前看不到光，但有人帮他们开启了五彩的梦。这次，是孩子们邀请王帅一起朗诵——

“我只愿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（记者王俊禄、张璇）

新华社杭州3月21日电



宋高柱的学习资料（3月17日摄）。 本报记者王皓摄

现实虽然残酷，但杨素华就是“不死心”。于是，她抱着弟弟溜进学校，蹲在教室外“偷听”老师讲课。这就有了她后来的一首打油诗：“儿时家贫穷，求学费苦心。老师课堂讲，窗外侧耳听。”

12岁那年，在学校帮助下，杨素华再次走进校园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刚读了一个学期，父亲就因病离世。“家里顶梁柱没有了，我只能下地干活，读书梦离我越来越远。”

后来，杨素华学了缝纫、纳鞋底、捏花馍，并以此为生。直到2008年夏天，有朋友介绍她参加诗社，她心想，自己只上过一年半的学，和文盲差不多，连名字也写不好，能写诗？

第一次参加活动时，在一个水库旁边，听说这叫作“采风”。看着微风吹着湖面，泛起圈圈波纹，她觉得好看极了。于是就写了一首：“风吹浪花闪，垂钓坐上观。参会第一次，含义在其间。”

“没想到得到了王文奎老师和朋友们的肯定，这让我有了信心。从那时起，我看到什么写什么，写农村生活、写捏花馍、写绣花。”杨素华似乎找到了儿时读书的感觉。

后来有了手机，为了能在网上查资料、在手机上写作，杨素华开始学习拼音字母。“别人读书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叫‘拦路虎’，我遇到的只能叫‘拦路羊’，因为有一群。”她调侃道。

杨素华说，以前闲下来总想打麻将，自从开始写诗写散曲，再没上过麻将场。后来，她当上了散曲社分社社长，把村里20多个村民都“拉拢”来搞创作。如今，杨素华已是原平农民散曲社的副社长。

“12年的努力得到了认可，从‘文盲’成了‘文人’。”杨素华说，作为社里“学历最低”的一位，能有今天的成绩真的知足了。

农民写、写农民：“诗农”的忧与盼

经过十几年发展，原平农民散曲社有了长足进步。邢晨表示，现在喜欢散曲的人变多了，队伍逐渐壮大，创作的质量也越来越高。

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社员年龄日益增长，目前主力创作队伍的年龄偏大。”邢晨说，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加入到散曲社来。

多年前，王文奎曾在一首作品中这样写道：“诗农一起来，相互帮帮带，咱农民，决心下定还诗债。”

一位业内人士说，如今农民的温饱解决了，生活富足了，散曲才自然而然进入农村，并且受到农民的欢迎。过去只知道有果农、菜农、棉农，现在又出现了“诗农”，这就是时代进步在农村的印证。

从历史上看，山西忻州与散曲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被称为“散曲鼻祖”“一代文宗”的文学家元好问，就出生在忻州，世称遗山先生；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，祖籍也在忻州。

原平农民散曲社也多次前往忻州市韩岩村，探访遗山先生故里，瞻仰元好问墓。多名散曲社社员都表示，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借助相关历史遗迹和史料，进一步挖掘散曲文化，农民写、写农民，展现农村新风采。

为黑暗涂上色彩：一群盲童和他们的“声音导师”

凹凸的文字星星点点，让他们摸到了光亮。掀开无边黑暗，眸子里便有了斑斓天空。

富春江畔，灵山西麓，浙江省盲人民学校坐落于此。一场由热心人张罗、几十名盲童参与的诵读活动，已持续4年多。

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……”盲童陈开灿一开嗓，清冽的声音如朗月照大江，会场霎时静了下来。

“看吧，它飞舞着，像个精灵，——高傲的、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，——它在大笑，它又在号叫……它笑那些乌云，它因为欢乐而号叫！”陈开灿嘴唇翕动着，右臂比划了一个略带僵硬的弧形，身体因激动而颤栗。

屏住呼吸听完朗诵，观众斯女士深受触动：“他们不在乎衣服上是否沾着饭粒，形体是否时刻优雅，一切回归纯粹——清激的声音，从心底涌出。”

身为新闻主播的王帅紧盯台上。但此刻，他不是采访录制节目的记者，而是那个“热心人”——陈开灿等

同学的“声音导师”。

2008年汶川地震，刚刚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王帅被派往一线。“感受到了大爱无疆，那是灵魂接受净化的一次采访。”途中他还看到，一位眼睛几近失明的父亲，带着三个孩子转移。“三个孩子都是你的吗？”“我的孩子遇难了，他们都不是，但我要护他们周全。”

王帅说，他看到了那个父亲“眼中”的光亮。这束光亮，照进了王帅的心里。他与盲人群体的缘分，也自此结下。

回到杭州后，他接到一个任务——前往位于杭州富阳的浙江省盲人民学校，为盲人学生录制有声读物。当他走进学校，仿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大门。

“我触摸着孩子们的油画、水彩作品，感受他们对纹理、色彩的理解。我在想，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？”王帅想到，盲童对声音和触觉非常敏感，不妨教他们朗诵和舞台艺术。

2017年3月，王帅在盲校的课堂

每次自驾往返100公里，给孩子们系统授课。

“春分（音）”“春风”……南方孩子口音重，王帅不厌其烦地纠正。

“写‘床前明月光’和写‘人生得意须尽欢’时，李白的年龄、阅历、心境迥然不同，朗诵者必须把握这种差别。”王帅跟孩子们说，60分，是正确诵读；80分，是抑扬顿挫有感情；100分，是结合诗词作者的经历，产生代入感和思想共鸣。

几年下来，那些基本以“盲人按摩师”为终身职业的孩子们，不少人在比赛中崭露头角，还注册了喜马拉雅平台，在抖音上与粉丝互动，有的立志成为电影配音演员。“世界为他们关上了一扇门，一定打开了一扇窗。”王帅说。

学员徐圣心第一次登台主持，因紧张台词全忘了，下来后止不住地流泪。“老师鼓励我，人生路很长，更大的舞台还有很多，只要把功底打好，下次一定更精彩。”徐圣心说，正是不停地

国的早期都城所在地，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的源头。

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，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以体现琉璃河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核心，将建成由

琉璃河遗址文物保护和管理，促进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。

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部的房山区琉璃河镇，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是我国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重要的诸侯国——燕

北京“城之源”琉璃河遗址将建考古遗址公园

新华社北京电（记者罗鑫）记者18日从北京市文物局获悉，《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（2020年—2035年）》日前已获国家文物局批复。规划提出，将以西周燕国早期遗存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，建设考古遗址公园，加强



3月18日，参观者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参观。当日，“册府千华——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在苏州第二图书馆开展。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

苏州展出罕见宋元刻本

新华社南京电（记者刘巍巍）“册府千华——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”18日开展，150部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和《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》的珍贵善本亮相，其中包括极为罕见的宋元刻本。

此次展览分“吴刻最善”“吴门缥緗”“吴韵流长”三部分，分别介绍苏州刻书的历史与成就，展示珍贵古籍，介绍重点藏书单位开展的古籍保护工作。

尤为引人关注的是苏州图书馆的镇库之宝——《容斋随笔》十六卷《续笔》十六卷。该古籍为南宋嘉定五年（1212年）章贡郡斋刻本，流传

至今已800多年。该古籍曾流落日本，后为荆州田潜购回，又转卖给武昌徐恕。1920年，张元济因缘购得此书，将它影印在《四部丛刊续集》中。

千年古城苏州文献渊数，是中国古代藏书、刻书中心之一，现存古籍约100万册。自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实施以来，该市共有苏州图书馆、苏州大学图书馆、常熟市图书馆、吴江区图书馆和苏州博物馆5家单位入选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”，319部古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

本次展览将持续至4月24日。